

尼采是个狂人,但他讲的“极度痛苦才能解放”之说,却并非尽是他活在自己精神世界中所发的疯言疯语。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思想了。前有哪吒还骨肉给爹娘后,反得一身好筋骨;后有孙悟空在炼丹炉里一烧反得火眼金睛,真可谓将“向死而生”贯彻到底,这种意义上的痛苦所带来解放都颇具凤凰涅槃的美感。我曾怀疑这话是否是无奈的逆来顺受换了张面孔,年岁渐长却发现痛苦可以使人焕发新生。

痛苦给人带来生命的力量与面对未来磨难勇气。于痛苦中,我们

思绪飘零

涅槃的落汤鸡

王元
上海市
实验学校
高二(6)班

挣扎着离开,这所有的经历都让你成长,“杀不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就是这个道理。《项链》里,因为没有华丽礼服而哭泣的夫人,在失去项链后成了锱铢必较的市井妇人。众人皆叹其命运多舛自食恶果,我却从中品出她获得的生活力量。纵使没了纤纤素手,她却从一个活在幻境中的人变成了极富力量的存在,往后的日子一定生活得极为轻松。她时常会想到偿还债务的那十

年光阴,便觉得世间再无难事。痛苦之后,解放了的是我们精神中的力量,彻悟的是奋斗与努力的价值。痛苦给人带来生命的另一种状态。杜甫前期也会写宫游相关的作品,叙写长安繁华,而安史之乱后,他饱受战乱之苦,却从这乱世折磨中悟出大爱,他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沉郁顿挫”的杜子美,他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

上,士大夫人道主义的代名词。这种经历也让有志之士如苏东坡或《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角之流成了另一个胸怀天下、或跨越了一个精神境界的“我”,一个豁达而自由的我。痛苦之后,解放了的是我们看待世间的新态度,彻悟的是我们自我价值何在,开拓的是在从前从不会见到的新精神世界。痛苦给人带来突破限制的能力。我们打破常规后破壳而出的,往往是宝贵之物。日心说是这样,不愿承认上帝创世说的唯物主义也是这样。痛苦之后,解放了的是我们不敢去想的事情,彻悟的是

我们所能去的地方,不只这俗尘框定的一亩三分地。

诚然,有人受了挫折一蹶不振,不仅没有汲取到生的力量,成为涅槃的凤凰,还成了那水中的落汤鸡,但尼采所说这话的前提本就应是这个人并未被压跨,在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于已过去的痛苦中获得力量是打破限制;获得崭新的经历,弃小我而成为更大的“我”;获得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生活中的挫折。我们承受了这份生命可能并不友善的馈赠,我们扛住了,谓之成长,谓之解放。

诗情画意

乡愁

顾胤宸

瑞士莱蒙尼亚
阿尔特多夫
国际学校
十年级

夜云晕染月光
露水浸润星芒
黄瓶瓷杯清酒
一杯醉看故乡

有感而发

为自己鼓掌

江雨桐

北京市和平里
第四小学
五(5)班

周末,我去做木工。在那里,我看上了一个南瓜置物架,非常漂亮,于是我决定就做它了。老师告诉我,完成它有四个步骤:第一步设计形状大小,第二步锯好所需木料,第三步把木料打磨光滑,第四步装订上色完成作品。老师一说完,我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做了起来。没想到做木工是一个如此费力的事儿,一推一拉都要花很大的力气。一个多小时后,木料终于锯好了,但我的胳膊就已经又酸又累没什么力气了,而且手上还磨起了一个泡,真疼!我有点想放弃了!这时我看见了旁边的同学,他正在认真地用砂纸打磨着木头,那么专注,就像罗丹在雕刻艺术品一样细致地打磨着他的木头。“别人都能坚持做的事我为什么不能?我也能的!”我告诉自己,于是我又攒足了精神,打磨起了自己的木头。

我左手紧握一块四角尖尖的木条,一下又一下的在砂纸上反复地磨着,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拿木头的手被木头硌的又痒又痛,但我仍咬着牙,坚持了下去,一块块木头尖尖的角被我打磨成了光滑的圆弧。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旁边的同学慢慢都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开心地玩了起来,而我的还只是一堆散木头,我又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做这个多累啊,玩多轻松啊!像他们一样去玩吧!这时我又看见了那个南瓜置物架,它似乎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在说:“瞧你,半途而废,不会坚持,你不配做我的主人!”我有些羞愧,心想:“是啊,放弃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坚持把它做完吧!你能行的!”于是我又开始做了起来。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木头终于装订上色完毕,一个南瓜置物架出现在我的面前——精致的盒子、小巧的黑板,漂亮极了!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南瓜置物架,我感到很欣慰,我为自己能够坚持做完整件事不放弃而鼓掌!



雪景

周晨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八(1)班

快乐时光

前些日子,老师带我和一位同学至思南书局参加文学活动。

正值暮秋,思南路上红叶落了一地,尤其是从武康路转入的那一段,美得令人不禁心生吟诗之念。在这样的时节参与文学活动,心情十分愉悦。思南书局近期每天都有一位作家“驻扎”在此,担任店长,与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这一次是文学大师陈子善先生。活动四点正式开始,但陈先生三点就到了。他穿着他玩笑中的“饭单”,正与读者谈笑风生。我着实有些难以置信,近期活动我已几次赴此,未见哪位作家会提前一小时到达,不夸张地说,我甚至还上网搜了照片对脸。随后才扫除疑惑确认果然是他。面对这样的名家,我不敢冒昧打扰,便揣着一颗激动的心在一旁等待。陈先生十分平易近人,仿佛所有的书友都是朋友,连小朋友都不例外。为我签名时,老师替我说了我的梦想,他便在书上一字一字地写:“祝你梦想成真!”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再小心翼翼地签上名,盖好章,比小孩子作画还要认真。

作家这般用心也不算是第一次见,上一次我们仁赴思南书局遇到文学评论家张定浩,拍照时,他得知我们老师也是作家,一定要被他称为前辈的老师站前排中间,自己选择屈身与我和朋友并排站两边,与往常的作家签售会留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我曾参与过某位作家的签售会,那真正是“速战速决”,不愿和读者交流。而陈先生对读者的友善,张先生对我们老师的尊重,使我想到了“人民作家”这几个字眼。

从古至今,远至柳宗元、白居易,近则鲁迅、巴金,国外还有霍桑、列夫·托尔斯泰等等,为民写作的作家们数不胜数。他们被人

为民而作

方科杰

上海市
鲁迅中学
高三(4)班

们铭记,除其文学造诣外,难道不是因为这“民”字?身为一名学生,在这里贸然谈论作家大概有些不妥。但无论作家写作也好,还是我们写作也好,都应该为人而写。老师说:“文章是写给人看的,不然则是日记。”确实,宏观上看,文章大抵可分为这两类,而日记相对较少。因此我们作文,应从民的角度思考,为民而写。

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文学,这个问题竟使我思考了许久。文学是个神奇而又神秘的东西,如伊甸园的苹果,充满令人向往的未知。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小时候喜欢音乐老师,因为喜欢音乐;长大了喜欢语文老师,不单是因为喜欢文学,更多的是因为语文老师能做朋友。喜爱文学的人,彼此之间总有种亲和力。”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在我看来,文学活动大抵分为写作、交流和阅读。对我来说,阅读时与作者产生的共鸣,文学交流的心灵碰撞,写作宣泄的畅快,都是享受。这便是文学的魅力。它能保留你的幸福,也能将你的悲伤化为诗意。我无法掌控人、事、景,但能掌控我的文字,把它们变成自己想要的,自己眼里的,我在文学中找到了一种能够掌控的自由。

而归根结底,还是得回到这个“民”字。永远只有人民的文学,才能传世,不然则是空谈,转眼灰飞烟灭。所以我感谢“民”,乐意用文字与“民”交流,每一次的共鸣都会使我欣喜不已。曾有一位作家写过,一篇文章用心写完,总会有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就来自于每次停笔重新看一遍文章时心里想的:我又传播了一个正能量;我又写了一篇耐看的文章;我又为民而写了……

因此,我感谢那两位作家“功夫在文外”的温润,让我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幸福列车

我喜欢写信,即使处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

喜欢选一个宁静的夜晚,端坐桌前,摊开一张淡蓝色的信笺,在上面一排排绣进自己最真挚最细腻的情思;写成之后,细读一遍,折叠起来——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将其叠成一只鸟或是一艘船的形状,然后小心翼翼地置于信封之中,再贴上邮票,细致封口——同时封入的,还有一份憧憬、一份向往、一份希冀。之后,便是等待对方收到这份渺远的情意。

我更喜欢等信。其间怀揣着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的情愫。这种等待让时间变得绵长而温情,这段绵长的时间足以让我尽情构想——对方是否也如我一样在看似素淡的言辞中藏进了一份小小的心思,怕对方读出却又希望对方发现。

等信的过程是浪漫的。其间,你想唱歌,想写诗,沏一盏清茶一人独坐都会觉得诗意盎然。可是再有诗意,你依然会感觉到这段时光难以消磨,而那种不能确定结果的等待又会让你心中有一丝被期待包裹着的隐忧。

等信的人是多情的。夕阳徐徐西坠,雁影掠过长空,枇杷树落下第一片叶子……这些都会让你想起你发出的那封信件。当你看见身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翩然而至,恍惚间会觉得眼前不是策马疾驰的信使,而是月下牵线的花神……

人物素描

背着大书包在这阴寒漫长的冬日早出晚归,我无比想念那个草长莺飞、姹紫嫣红的季节。

“嘟嘟嘟”的地铁蜂鸣声一停,排在第一个的我就箭一般冲了进去,坐在了门边的一个空位上。我暗自庆幸,“要是背着沉重的书包一路站回去,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这时,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牵着妈妈的手挤到我身前。“唉!”我心中哀嚎一声,“屁股还没坐热乎,又得让座了。”我努力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小弟弟,座位让给你。”那位年轻的妈妈笑了,摇摇头,眼睛里盛着温柔。小男孩调皮地去拎我的书包,可书包纹丝未动。“大哥哥的书包重不重?我们空着手,站一会不累的,对不对?”听着妈妈的话,小男孩乖巧地点点头,一只小手紧紧地抓着扶手,另一只小手被妈妈牢牢地牵着。看着小男孩的身体随着地铁的前行左摇右晃,我不知怎么脸有些发烫。

过了几站,小男孩和妈妈下车了。人潮又涌进车厢。我面前多了一位白发的长者,约摸七十多岁,背有些驼,但精神矍铄。我连忙直起身,向他

等信的滋味

陈静

江苏省盐城市
亭湖高级中学
高三(4)班

梁实秋先生曾将寄信比作“朵云遥颁”,他虽然语含讥刺,但我觉得用这四个字形容寄信,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朵云”二字,写出了信中那份寄挂着的情思,如此绵软,如此纯洁。“遥颁”二字,不正体现了寄信和收信者双方即便远隔千山万水,却心意相通,了无间隙吗?这样的等待,拉近了多少天涯孤侣之间的距离!

当下,世人忙忙碌碌,短信微信便捷,还有多少人愿意保留着一份诗意的期盼,去等一封信呢?于是,这轻柔的“朵朵白云”,从我们生活中逐渐蒸发了。曾有多少次,我写好了一封信,可当我想要寄出时,却发现自己很快迷失在市声喧嚣、灯红酒绿之中。茫茫都市里,找一只邮筒极为不易,它们都被行色匆匆的人流淹没了?那一份等信的淡然是否也早已被心事重重所淹没?

其实人们忘却的,又何止是写信与等信呢?还有多少人憧憬抑或缅怀那种诗意的、恬淡的生活?人们总是抱怨生活平庸、忙忙碌碌,掉入人群就像一粒尘土,可有多少人愿意在生活中创造一份诗情,守着一份画意?

不愿等信的人,就不会等待日出山巅,观赏烟霞雾霭;不能等信的人,就无心领略繁花盛开,沐浴春风满怀;不会等信的人,就难以安享岁月静好,守住一往情深……

在漫溯时光的流年中,在蒸腾岁月的风尘里,我愿意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去等一封信……

那一刻,我的心中春暖花开

林宇轩

市北初级中学
八(7)班

招呼“您来坐吧。”老人一愣,笑了,饱经沧桑的褶皱里像流淌着欢快的清泉。“最是辛苦学生郎啊。”他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坐下。“你回家还得赶功课呢。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吧。我身体蛮好,站一会没问题。”他悄悄地挺了挺背,用力抓紧了吊环,手臂上青筋暴起,一根根在我眼里是那么醒目。

“前段时间看新闻说外地公交车上有老人为了叫女青年让座而对其大打出手。现在……”我脑子里突然闪了一下。这时,一个洪亮的嗓音响起来,“爷叔,过来坐,我马上到站了。”一个小伙子从对面人群中站起来向老人招手。老人不再推辞。人群也尽力给老人让出一条缝隙。小伙子向车门边挤去,我冲他感激一笑,终于踏踏实实地坐着打了一会儿盹。

到站了,我被人流挤下了车。无意中一回头,我突然瞥见隔壁车厢那个紧贴在玻璃门上的赫然是刚才让座的小伙!迎上我那诧异无比的眼神,他咧嘴一笑,尽在不言中。列车一闪而过,消失在远处黑暗的通道中,呼啸而过的风却没让我感觉到冷,因为那一刻我的心中春暖花开。